

## 滁州有仙

□于文岗

## (一)

琅琊山不高，主峰才300多米。下车过薛老桥，一眼昨日水声潺潺的让泉，就来到了从未见过又再熟悉不过的醉翁亭。迈进薛时雨题写“醉翁亭”门匾的砖石门洞，顿有“千年等一回”之感。飞檐翘角的醉翁亭似展翅大鸟，从时空的远方飞来，是谓“有亭翼然”；亭右侧的“醉翁亭”“二贤堂”摩崖石刻，是世人对前贤的深刻铭记；进二贤堂，老仙翁与前太守王禹偁并立的塑像令人肃然；老干虬枝的“幽梅”及李嵩阳“花中巢许”题刻，隐喻着仙翁的品行像梅花、巢父、许由般高洁的深意；宝宋斋内的镇山之宝——“欧文苏字”双绝碑，雕刻着一桩美景、美文、美书佳话，也让醉翁亭名满天下。足踏“九院七亭”，饱览“醉翁九景”，寻觅仙翁足迹，呼吸历史气息，边游边思，越发觉得滁州所以生辉，全因有个醉翁亭。

## (二)

当年，《醉翁亭记》一出，北宋文坛立刻热闹起来，热“亭记”，热仙翁，热“滁州”，热“滁文化”。像梧桐树引来凤凰，梅尧臣、苏舜钦、蔡襄、范仲淹及不同政见者王安石等一批文学大家士大夫，或打卡滁州到此一游，或隔空千里诗文唱和，后学门生曾巩还专为欧阳修所建醒心亭作记，琅琊山水名动天下。

后来的滁州太守王诏，担心亭记碑字小刻浅难久传，便拜托刘季孙回开封路过颍州

时，代请苏轼重书此文。苏轼感怀恩师，自谓“轼于先生为门下士，不可以辞”，欣然应约书两亭记。“欧文苏字，珠联璧合”，文书双绝的两个千古名碑灿然问世，滁州也成为瞻仰欧苏的绝佳胜地。

说来也巧。王禹偁、欧阳修因贬谪而知滁州，这才有了醉翁亭、二贤堂，是谓“二贤不幸滁州幸”。王诏也因“求轼书欧阳修所撰《醉翁亭记》重刻于石”而两度被贬，自是“王诏不幸滁州幸”了。

人走茶不凉，滁州之幸源源不绝。三年后欧阳修改知扬州，一年后又改知颍州。这时，太常博士沈遵慕名而来，一来便为琅琊山水所醉，就以琴寄趣，创作了琴曲《醉翁操》。后来，欧阳修出使契丹途中巧遇沈遵。当晚，两人畅饮至深夜，沈遵即席抚琴《醉翁操》，欧阳修听了很高兴，应沈请求立刻为该曲作了词，名曰《醉翁吟》，“然调不主声”，唱不出来。一晃三十多年过去，欧阳修、沈遵都已作古。庐山玉涧道人崔闲曾拜沈遵为师，精通琴曲又非常喜欢此曲，“常恨此曲无词，乃谱其声，请于东坡居士”。苏轼诗文高妙，且精通音律，崔闲弹琴，东坡边听边填词，很快就有了苏轼《醉翁操·琅然》：“琅然，清圆，谁弹，响空山。无言，惟翁醉中知其天。月明风露娟娟，人未眠。荷蕢过山前，曰有心也哉此贤……”你听，琅琅飞瀑流泉；你看，高山明月清圆……环佩叮当的文字配以美妙的乐曲、文、书基础上才有了词曲的跨界传播，不仅扩大了《醉翁亭记》影响，成就了经典中之经典，也丰富和提升了

滁文化内涵。最是开头，“琅然，清圆，谁弹，响空山。无言”怎么断句怎么有。天上人间，意韵美妙，令人陶醉。

《醉翁亭记》备受后世文人墨客推崇，纷纷用自己的艺术挥毫泼墨。宋元大书法家赵孟頫留下了《醉翁亭记》行书。“明四家”一个不落：沈周赋诗《重修醉翁亭》；文徵明多次挥毫，82岁写《醉翁亭记》小楷，86岁时又写下行草长卷；唐寅则据《醉翁亭记》，创作了《醉翁亭雅集图》，引入画，展现醉美意境；仇英据《醉翁亭记》，精心绘制了《醉翁亭图卷》。后来董其昌也作行书《醉翁亭记》十八屏。

明代南京太仆寺治所设在滁州。为保护正反两面镌刻着苏轼所书《醉翁亭记》的两块石碑，太仆寺少卿冯若愚，在碑石四周，垒墙造屋，建成了宝宋斋。“善出者善返”，后人为感念冯若愚功德，又在宝宋斋旁修建了冯公祠。

亭有不幸。太平军与清军在琅琊山大战，醉翁亭瓦砾一片。曾任杭州知府的全椒贤达薛时雨，筹款并于1882年5月始抱病主持重修醉翁亭并作《重建醉翁亭碑记》，现“醉翁亭”门匾及“山行六七里亭影不孤，翁去八百载醉乡犹在”楹联等，就是那时题写的。1885年薛时雨病逝于南京。遗体回全椒时过琅琊山，家人遵其遗嘱，抬着他的遗体绕醉翁亭和丰乐亭一周。

一个个故事，都折射着醉翁亭保护史，《醉翁亭记》传播史，“醉翁文化”建设史，正是醉翁故事的积淀及众贤达人格光辉的映照，让醉翁亭托起了一座滁州城。

## (三)

大凡知名城市，都有其地标及体现其精神内涵的灵魂。滁州的地标，无疑是醉翁亭。那以“醉翁诗文”为底蕴，以“心怀天下”“与民共乐”为核心价值的“醉翁文化”，是滁州的城中之魂吗？

转念一想，世间若无醉翁亭，该是啥样子？我搜肠刮肚想象着。

那是1988年10月5日，因为是旅行结婚，记得特清楚。清晨，我们乘绿皮火车第一次过滁州，隔窗望去，眼里是丘陵、池塘、水牛……滁州，遂在脑子里定格。

假如没有醉翁亭，就没有其姊妹亭，就没有《醉翁亭记》姊妹篇，就没有“欧文苏字”“两记碑”，就没有《醉翁操》……就没有由此而来的一切——中国四大名亭就三亭无首，四大梅寿星就三缺一，滁州地位、城市价值、品位形象等等，都将大打折扣。若真如此，那么，轻轻地问一声：这还是滁州吗？

当然，“假如”仅作试想。醉翁亭离不开琅琊山，滁州也舍不了醉翁亭。正似“有亭翼然”，从时空的远方飞来，与滁州千古同芳，也必然与滁州相携而飞：飞向明天，飞向远方，飞向更美好的未来！

嗟乎！“山不在高，有仙则名。”仙翁、苏轼、王诏、薛时雨等古今无数贤达英杰……他们，正是他们，才是苟利国家生死以，岂因祸福避趋之，甘愿个人小不幸，与民共乐在滁地——让滁州秀立神州、文灿中华、蜚声世界的群仙。

笔墨里的夏天  
(外一首)

□梅 春

笔墨里的夏天，  
是太阳下的浓墨重彩，  
每一滴汗水，  
都是对生活的热爱。

那一页页翻过的日历，  
如同夏夜的微风，  
轻轻吹过心田，  
留下淡淡的思念。

笔尖上的蝉鸣，  
书写着无尽的热烈与期待，  
那些被阳光洒满的午后，  
都在文字里留下了痕迹。

我用笔墨描绘夏天，  
那金黄的麦田，  
那碧绿的树荫，  
那蔚蓝的天际。

每一笔都是回忆，  
每一划都是期待，  
在这个夏天的画卷里，  
我找到了生活的色彩。

笔墨里的夏天，  
是诗，是画，是歌，  
是热情，是梦想，是生活，  
是我心中永远的美好。

## 初夏的牧笛声

初夏的牧笛声，飘荡在田野之间，  
如清风微拂，似细雨绵绵。  
绿意盎然的稻田，摇曳着身姿，  
仿佛在聆听，这自然的乐章。

蝉鸣伴随着牧笛，一唱一和，  
交织成初夏的旋律，悠扬而和谐。  
蓝天白云下，牛羊悠闲地漫步，  
牧童的身影，在田野间穿梭。

笛声如诉如泣，又如欢快的歌唱，  
它诉说着初夏的故事，温暖而美好。  
那些被遗忘的童年时光，  
在这牧笛声中，悄然苏醒。

初夏的牧笛声，是岁月的馈赠，  
它让我们在忙碌中，找到片刻的宁静。  
让我们在这喧嚣的世界里，  
找到那份纯真的美好，心灵的慰藉。

## 夏日的黄昏

□安宇影

夏天最美是黄昏  
夜风拂过裙角  
流萤飞过眼前  
如一盏盏小灯飞舞在花园  
栀子花开满枝头  
洁白的花瓣如满天繁星  
清雅的香味萦绕鼻尖

夜来香呼朋引伴  
在暮色中羞红了面颊  
夕阳染红了西边的天空  
似多情的人儿涨红了脸  
厨房里飘出煎鱼的香味  
与窗外的玫瑰眉来眼去

孩子们在花园嬉戏  
风里有一点故乡的气息  
此时我想起风吹麦浪  
想起母亲站在村口张望  
一颗心忽然就飞回了故乡

## 槐与花

□杜永生

许是偶然抑或际遇？村里仅有一棵槐树开花了。是在周末，雨后天晴。午后喜欢转悠的我来到了公场上。放眼四周，除了墨绿的麦子、蕴蓄的油菜，膜盖的秧苗，就是葱茏的杨树。沿着公场中间的一条逼仄且泥泞的路径，就到了公场的边沿。此刻，一股子清香扑鼻而来，多么熟悉的味道，多年未有的气息。仔细巡视，在一簇簇、乱蓬蓬的灌木丛中，发现一棵二米多高、显得清瘦的槐树上的花儿正在盛开。候地，一种亲切感油然而生，一种情致随馥郁的香气氤氲开来……

每到这个季节，村庄里家家户户的房前屋后，或大或小、或高或矮的槐树上的花儿竞相开放，就连在田地里劳作的、道路上行走的农人，都会沉浸在槐花淳朴的香气里。夜晚，我都会在槐花的伴随下进入香甜的梦境。尽管每一棵成长中的槐树都是歪不横楞的样子，可也及时地响应着季节的召唤，仿佛就是在夜间呼呼啦啦地开出令人惊喜的花儿。

多少年不见的槐树、槐花就在眼前。凑近深嗅，沁人肺腑。不禁感叹，这难道就是一个感遇？看那一簇簇洁白的花儿在清风中摇曳，那深绿的叶子此时就是陪衬。犹记当年，这些槐树花期过后，进入盛夏时，那些本还青青的槐叶一下子变得绿莹莹的。

不知从何时起，槐叶也成了每个家庭收入的一部分。从早到晚，所有的槐树遭遇着叶片被人为捋光的不幸，一把把的绿叶，从槐树的枝丫上捋下，晾晒在公场上，干脆的叶子又被装在一个个大小不一的袋子里，送往收购站，换成了纸钞。商人收购这些干脆的叶子，将之粉碎后就是马匹或骡子最好的饲料。也就是从那时起，村里的槐树经不住年年这样的折腾，相继枯萎，渐渐地消失了。其实，槐树的生长较为缓慢，且大多呈歪斜状，虽不能成为栋梁，但质地坚硬厚实，乡村里大多数人家的桌子、板凳、茶几，甚至重要的农具都是用槐树打造，因为它的材质坚实可靠。我家至今保留着一个大桌子和四个凳子都是槐树材质。这是四十多年前的秋天，父亲亲手伐了一棵老槐树，又在门前的池塘里浸泡到来年夏天，而后打造而成的。

槐树的消失让我唏嘘不已，槐花的消失使我忧愁不安。每年此际回到老家，我满村寻找，除了杨树，就是几棵残存的楝树和香椿树。

现在，我就伫立在这棵槐树下，寻思它是怎么能扎根生存下去的，猜想这可能是鸟儿从别处衔来的种子吧！但我情愿认为它是在厚土中的蓄积而发。尽管孤身只影又是那么的不起眼，可是槐树的质地、槐花的气息，已经证明了它的价值，使得我们在涌起的乡愁里不断地反刍！

▲巢中雏鸟  
丁衍庸绘

## 菜场里的诗意

□段小华

汪曾祺在《人间滋味》里写道：“到了一个新地方，有人爱逛百货公司，有人爱逛书店，我宁可去逛逛菜市。看看生鸡活鸭、新鲜水灵的瓜菜、彤红的辣椒，热热闹闹，挨挨挤挤，让人感到一种生之乐趣。”

我如同汪老一般，也在闲暇之余，喜欢徜徉于热闹非凡的菜市之中。

周末的清晨，阳光斜斜洒在街道上，金色的光斑随着树叶的摇曳而轻轻跳跃。我踏进那熙熙攘攘的菜市，耳边是叫卖声和讨价还价声交织成的乐曲，鼻尖被各种食材的气味包围，新挖的土豆带着泥土的芬芳，渔夫刚捞上的鱼儿还闪着银光，肉摊上挂着一排排新鲜肉块，赤红的牛肉、粉嫩的猪肉，还有雪白的鸡肉，它们在晨光下散发出诱人的光泽。

市场里，鸡鸣狗吠，人声鼎沸。一位老妇人坐在角落里，面前摆着一筐新鲜的鸡蛋，她用慈祥的眼神看着过往的行人，仿佛在诉说着这蛋的来历。我走过去，购买了一些鸡蛋，她的脸上露出了满足的笑容，那是一种收获的喜悦，也是对生活深深的热爱。

转角处，一位小贩正在叫卖着他的辣椒，那些红彤彤的辣椒像是刚从火炉中取出，散发着诱人的光泽。我忍不住伸手触摸，那光滑的表面下是辣椒的热情和生命的活力。我买了一些，想象着它们在锅中跳跃的模样，那是生活中的一抹亮色，让人心潮澎湃。

走过一排排蔬菜摊，绿油油的叶子上还带着露珠，那是大自然的馈赠。我挑选了空心菜和红苋菜，想到回家后，这些新鲜的食材将在我手中化为一道道美味佳肴，那是对生活的一种创造，也是一种享受。

我喜欢在这里感受生活的节拍，每个细节都让我心动：摊主和顾客间的会心一笑、刀刺在砧板上清脆的声响、热气腾腾的早点摊，都是这座城市最朴实无华的生活诗篇。我想，这就是汪老笔下描述的“热热闹闹，挨挨挤挤”的模样吧，也正因为这些叫卖声，才让我感到鲜活起来。

当我提着满篮的食物走出市场，心里盈满的不仅是即将到来的美味，还有那份平凡生活中的小确幸。在这个喧闹又温馨的空间里，每一个简单的动作，每一份琐碎的日常，都如同一首诗，让人沉醉，让人回味。

